

# 红手指

东野圭吾

あかいゆび



这个家里有隐瞒的真相，必须在家里，  
让他们自己说出来。

南海出版公司

# 红手指

〔日〕东野圭吾 著  
于壮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手指 / (日) 东野圭吾著 ; 于壮译. —2版.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6.2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8133-1

I. ①红… II. ①东…②于…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315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1-125

AKAIYUBI

© Keigo HIGASHINO 2006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 红手指

〔日〕东野圭吾 著

于壮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连子心  
装帧设计 宋 璐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36千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2版  
印 次 2016年2月第10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133-1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 1

快到吃晚饭的时候，隆正说想吃刚才的那块蛋糕。蛋糕是松宫带来的礼物。

“这个时间吃东西不好吧？”松宫拿着纸袋问。

“有什么关系？肚子饿了就要吃，那样对身体才最好。”

“我可没听说过，护士该说您了。”松宫虽这么说，但看到年迈的舅舅有了食欲，心里很高兴。

松宫从纸袋里取出一个盒子，打开盖子。里面装着许多小块的蛋糕。松宫打开其中一个的包装，递到舅舅瘦弱苍老的手上。

隆正用另一只手调整好枕头的位置，努力想坐起来。松宫把他扶住。

一般的成年人只要两口就能吃完，隆正却花了很久，一点点地放入口中。咽下的时候稍显难受，但看得出他很享受这甘美的

味道。

“喝茶吗？”

“嗯，来一点吧。”

松宫把床头柜上的塑料瓶递给隆正。瓶子里插着吸管，隆正躺着也能轻松地喝到。

“体温怎么样？”

“没什么变化，还是在三十七八度之间。都习惯了，估计这就是我平常的体温。”

“习惯了就好。”

“脩平，你扔下工作跑到这儿来，不要紧吗？”

“世田谷那件事已经弄完了，现在很闲。”

“这种时候应该复习准备升职考试啊。”

“别再提这个了。”松宫挠挠头，皱起眉头。

“要是不想学习，和女孩子约会也好。总之别担心我。有克子在不要紧的。”

克子就是松宫的母亲，隆正的妹妹。

“我现在没女朋友，再说舅舅您不也挺闲的吗？”

“谁说我闲，我也要想很多事。”

“想这个吗？”松宫把床头柜上的一块棋盘拿在手中。这是块日本象棋棋盘，棋子是磁石做的，吸在棋盘上。

“别碰那棋子，还在下呢。”

“我不会下这个，但看起来和之前没什么变化呀。”

“那可不对，棋局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对方也是个高手。”

隆正正说着，护士打开门走进病房。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圆脸女子。

“该量体温和血压了。”她说。

“说曹操曹操就到，我正让这小子看棋呢。”

听隆正一说，圆脸护士笑了。

“想好了吗？”

“那当然。”护士说着将手伸到松宫拿着的棋盘上，挪动了一枚棋子。

松宫吃了一惊，看着隆正和护士。

“难道是和护士小姐下棋？”

“她可是个高手。脩平，你给我拿近点儿。”

松宫拿着棋盘，站到床边。隆正看着棋盘，不禁皱起了眉，无数皱纹一下子更深了。

“原来是跳马，还有这么一手。”

“请您等一会儿再思考，不然血压该上升了。”

护士麻利地量好体温和血压。她的胸牌上写着“金森”两个字。隆正曾告诉松宫她叫登纪子，还想撮合他俩。松宫当然没这个想法，估计对方也一样。

“哪里痛吗？”量完之后，护士问隆正。

“没有，还和以前一样。”

“那要是有什么事再叫我。”金森登纪子笑着走了出去。

看到护士离开，隆正马上把视线投到棋盘上。

看样子隆正一时半会儿不会感到无聊。松宫稍稍放心，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我该走了。”

“嗯，给克子带个好。”

松宫打开门，正要离开房间，隆正突然喊了一声：“脩平。”

“怎么？”

“真的不用再来看我了。你应该也有很多事情要办。”

“我都说了没什么事情。我还会再来。”松宫说着走出病房。

去电梯要经过护士站。看见金森登纪子，松宫冲她招了招手。她迷惑地走了过来。

“除了我母亲，最近有谁来看过我舅舅吗？”

护士知道松宫的母亲是谁。她摇了摇头。“据我所知好像没有……”

“我表哥呢？就是我舅舅的儿子。”

“他儿子？没有，没来过。”

“啊，打扰你了。”

金森微笑了一下，回到原处。

乘电梯时，松宫叹了口气。一股无力感侵袭而来，让他很是烦躁。难道只能这样了吗？

他想起舅舅泛黄的脸庞。舅舅的胆囊和肝脏正被癌细胞侵蚀，只是本人还不知道。主治医生只称是胆管炎。已经不可能通过手术来切除癌细胞，现在能做的只是尽量延长寿命。松宫和母亲克

子都同意给他注射吗啡，以抵御剧烈的疼痛。他们都想至少让他少受些痛苦。

不知大限何时到来。按医生的话说，即使是明天也不奇怪。和他面对面说话倒觉不出什么，可他的身体确实每况愈下。

松宫第一次见到加贺隆正是在上初中之前。那之前松宫和母亲一起住在高崎。当时他还不明白为什么要搬到东京，只听说是因为母亲工作的缘故。

第一次见到隆正时，松宫吃了一惊，没想到自己还有亲戚。他一直以为母亲是独生女，而外公外婆早已过世。

加贺隆正曾经是警察，退休后在保安公司当顾问，时间其实不算宽裕，但仍频繁地来松宫家。松宫觉得他并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来看看。他一般都会拿些礼物，比如正长身体的中学生喜欢的豆馅饭团、肉包子之类的，盛夏时也会抱西瓜过来。

令松宫疑惑的是，这么一位对自己百般照顾的舅舅，怎么此前从未听说过呢？东京到高崎并不困难。但无论是问母亲还是隆正，他们都没有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只是随口敷衍了事。

上高中时，松宫终于从母亲那里知道了真相。因为户籍簿上“父亲”一栏是空白的，松宫询问母亲，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答复。

松宫的父母并没有结婚，松宫这个姓也是母亲前夫的姓。

因为父亲当时还有妻室，即父母亲当时的关系属于婚外恋。但父亲并非逢场作戏，而是打算离婚。无奈原配抵死不从，他就离家出走，和克子一起住在高崎。他是个厨师。



不久二人生了个孩子。虽然父亲仍未能离婚，但他们俨然夫妻一样。可是不久灾难降临了。父亲在一场事故中丧生。供职的饭店着了火，他未逃脱。

为养育孩子，克子必须挣钱。松宫还依稀记得母亲做过陪酒女，每天深夜才酩酊大醉地回家，经常在水池里呕吐。

正是加贺隆正帮了他们一把。母亲没有把高崎的地址告诉任何人，唯独隆正例外，两人常常联系。

隆正劝克子回东京，这样自己也方便照顾他们。考虑到孩子，克子才下定决心来到东京。

隆正不光给母子俩找了住处，还给克子找了份工作，此外好像还给了些生活费。

听完来龙去脉，松宫终于知道，自己能过上和别人一样正常的生活，原来全仰仗有一位好舅舅。

不能辜负舅舅，将来务必报答——松宫怀着这样的想法度过了学生时代，拿奖学金上大学也是为了回报隆正的期望。

大学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当警察。这是世界上他最尊敬的人从事的职业，他无法作出其他的选择。

如果救不了舅舅的命，至少要让他没有遗憾。这是松宫现在的愿望，也是对舅舅最后的报恩。

## 2

前原昭夫整理好会议要用的资料，正在考虑关不关电脑，隔两个座位的山本站了起来，把包放在桌上，准备下班。

“山本，这就走了？”他招呼道。山本和他同时入职，升职的速度也相似。

“嗯，虽然还有些杂活儿，下周再说吧。你干什么呢？星期五还这么拼命？”山本提着包来到昭夫座位前，看了看电脑上的资料，感到很意外，“这个不是下周的会议才用的吗？现在就弄好了？”

“早做完早利索。”

“了不起啊。星期五下班后我什么都不干，又不给加班费。”

“嗨，我也是突然心血来潮。”昭夫操作鼠标关机，“怎么样，去‘多福’喝一杯？”他说着做了个喝酒的动作。

“今天可不行，老婆家的亲戚来了，让我早点回去。”山本面露遗憾。

“可真不巧。”

“下次再说吧。你也早点回去吧，最近好像一直在加班。”

“谁说的，也不是一直。”昭夫强作笑容，心想山本表面上不说什么，暗地里可盯着我呢。

“反正啊，别累坏了。”山本说完转身离开。

昭夫看看墙上的钟，刚过六点钟。

他若无其事地环视周围。营业部还有十多个人。其中有两个是昭夫领导的直销二科的科员，一个是入职第二年的新手，每次和他单独谈话都很困难；另一个比昭夫小三岁，最谈得来，偏偏滴酒不沾。总之没有能结伴去喝一杯的人。

昭夫悄悄叹了口气。没办法，今天只能直接回家了。

手机忽然响了，是家里打来的。昭夫顿时心生不祥的预感。这种时候怎么会有电话？“喂。”

“啊，你……”是妻子八重子的声音。

“怎么了？”

“那个，嗯，家里有点事，能快点回来吗？”

妻子语速很快。她惊慌失措的时候就会提高语速。昭夫觉得不妙，很是烦闷。

“怎么回事？工作还没做完呢。”昭夫紧张起来。

“不能早点结束吗？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

“电话里说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快回家吧。”

电话里传来她的呼吸声，好像非常紧张。

“到底怎么了？哪怕先说是关于什么。”

“那个、那个……出意外了。”

“光这么说我哪里知道是怎么回事，说清楚点！”

但是八重子没有回答。昭夫烦躁起来，刚想说话，就听到了哭泣声。一瞬间他感到心跳加速。

“知道了，我马上回去。”

昭夫正要挂电话，八重子说道：“等一下。”

“还有什么事？”

“今天别让春美来了。”

“她来不方便？”

“是的。”八重子答道。

“那你说不就得了？”

“正因为这样才不能……”她突然沉默下来，仿佛思维陷入了混乱。

“那我给她打电话吧。随便找个理由。这总行了吧？”

“快点回家。”

“知道了。”昭夫说完挂了电话。

比他小三岁的部下好像听到了谈话内容，抬起头来。“怎么了？”

“没什么，老婆让赶紧回家。真没办法，那我先走了。”

“好的，您路上小心。”部下嘴上这么说，表情好像在说：“没有工作还假装加班，不是更奇怪吗？”

昭夫供职于一家经营照明器材的公司本部，公司位于东京中央区茅场町。前往地铁站时，昭夫用手机拨打春美家的电话。春美是昭夫的胞妹，比他小四岁，现在改姓田岛。

春美接起电话，听出是昭夫，有点困惑，马上问道：“有什么事吗？”其实她的话里省略了主语“妈妈”。

“没什么，就是刚才接到八重子的电话，说妈妈已经睡了，就没必要再特意叫起来，今晚就让她好好睡吧。”

“那我……”

“你今天就不用来了，明天再来吧。”

“嗯……明天还和往常一样？”

“对。”

“知道了。我这边也有要紧的事，这下正好。”

大概是计算营业额之类的事吧。春美的丈夫在车站前面开了一家日杂店。

“你很忙吧？总是麻烦你。”

“还好吧。”春美放低了声音，似乎不喜欢听这种假惺惺的台词。

“那明天见。”昭夫说着挂了电话。

走了一段，昭夫发现把雨伞忘在公司了。早上离家时正下雨，

便带了一把伞。不知雨是什么时候停的，因为他一整天都待在公司里。现在回去取太麻烦，他索性直接走向车站。这样一来，他已经把三把雨伞落在公司了。

从茅场町乘地铁到池袋，然后换乘西武线。电车还是那么挤，别说换姿势，就是稍微动动手脚也会碰到周围的人。虽然才四月中旬，众人的脸颊脖颈却都沁满汗珠。

昭夫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把手。对面的玻璃窗上映照出了自己——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疲惫的面容。这几年发际线后退了不少，眼角下垂，整张脸的皮肤都松弛了。昭夫越看心里越不舒服，干脆闭上眼睛。

昭夫一直在考虑八重子的电话。究竟是怎么回事？最先想到的是母亲。难道老母亲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但如果是那样，八重子也不会用那种语气。既然说不让春美来，应该是和母亲没什么关系。

昭夫不由得担心起来，不知八重子会生出什么是非。尤其是最近，一从公司回来就听她抱怨，什么她又哪儿难受了、已经到了忍耐极限之类，絮絮叨叨，怒气冲冲。昭夫的任务就是一言不发地听着，绝对不开口反驳。哪怕稍微否定她一点儿，事态就会更加严重。

之所以没工作还赖在公司，就是不想回家看妻子的脸色。回家也休息不好，不光身体，精神上还要受折磨。

要是不和母亲住在一起就好了。昭夫也曾后悔。但想想搬进

来的经过，就知道无论如何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是斩不断的。

但为什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昭夫满心愤恨，却没有发泄的对象。

### 3

昭夫和八重子已结婚十八年了。他通过上司的介绍认识了八重子，交往一年后结的婚。两人的爱情并非刻骨铭心，只是双方都没有更合适的对象，也没有分手的理由，女方又即将超出适婚年龄，才不得不结婚。

昭夫在未婚时独自生活。至于结婚后怎么办，两人谈论过多次。八重子说怎么都行，但最后他们还是租房结婚。昭夫的父母都还健在，早晚要住到一起，在那之前，昭夫想尽量让妻子轻松一些。

三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名字是八重子起的，叫直巳，据说怀孕时就已想好。

直巳诞生后，前原家的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八重子的重心转移到培养儿子身上。昭夫觉得这样未尝不可，但八重子对教



育孩子以外的事漠不关心，任由屋子乱七八糟，晚饭则拿超市里的便当充数。这些都让昭夫心生不满。

当昭夫提及此事时，八重子马上横眉怒目。

“你知道教育孩子多不容易吗？房间乱一点算什么！看不顺眼的话自己去打扫好了！”

昭夫自知对教育孩子没有多大贡献，所以对妻子的指责也无法回击。他自然知道照顾孩子的辛苦，有时甚至觉得八重子能坚持下来实属不易。

昭夫的父母对长孙的诞生欣喜万分。为了让二老看看孙子，昭夫几乎每个月都回一次家。八重子最初并没有表示反感。

但是有一次，母亲政惠的一句话激怒了八重子，好像是关于断奶的建议，与八重子的原则截然相反。她抱起直已径直离开，乘出租车回到家中。

昭夫急忙追回去，八重子对他说：“我再也不去那个家了！”

她说自己已经受够了在育儿和家务方面受到的抱怨，情绪爆发得简直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无论昭夫怎么劝说，她根本不想听。

无奈之下，昭夫只好决定暂时不回父母家，以为过一段时间妻子会冷静下来。然而，感情的裂缝并非那么容易弥补。

此后的几年里，昭夫都没带儿子回过父母家，即使有事要去时也是独自一人。父母自然要求他带孙子来看看。

“这世上哪有愿意去婆婆家的儿媳妇？婆媳之间最不好相处，所以八重子不来就算了。可是至少把直已带来吧，你爸也想他了。”